

Скрипт аудиозаписи

剧中人: 堂哥 (专科毕业生, 三十岁, 赋闲待业)、堂弟 (大学新鲜人)、芳芳 (邻居, 高职毕业, 活泼外向, 爱串门子)、伯父 (堂哥之父)。

堂哥: (翻阅报纸, 大声抱怨) 搞什么名堂嘛? 又罢工! 那么多人天黑, 找不到工作, 他们有工作却要罢工, 占着毛坑不拉屎, 干关把工作机会让出来算了。

堂弟: 可是就算他们真的把工作让给你, 你也不见得想干吧。

堂哥: 怎么可能不干? 报上说他们每个月收入有五、六万块之多, 还有什么营运奖金之类的, 这么好的福利, 我当然要干, 爬都要爬去。

堂弟: (不以为然地撇嘴) 难道你工作只是为了钱吗? 俗气!

堂哥: 欸, 不为了钱, 那干嘛要工作? 老弟, 你还年轻, 还没跟社会实际接触, 不知道现实生活的压力, 这个「贫居闹市无人问, 富在深山有远亲」。

堂弟: 我觉得钱嘛, 够用就好了, 如果为了钱, 把自己累得像狗一样, 生活既没品质, 又不快乐, 那多划不来, 我才不干嘛!

堂哥: 唉! 老弟, 我以前想法也跟你一样, 不过, 这次失业在家这么久, 我还真希望能累得像狗一样。

堂弟: 你有一技之长, 怎么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呢? 景气真的那么差吗?

堂哥: 谁知道? 反正履历表寄了一堆, 都石沉大海。(耸耸肩) 可能我的学历不够高吧。

堂弟: 嗯, 有可能。听说最近很多地方要的都是外语能力强, 在国外喝过洋墨水的, 土博士都不管用啦。

芳芳: (进门) 什么不管用了?

堂哥: 我们在说啊, 学历低, 或是没留过学, 找工作就不容易。

芳芳: (疑惑) 是吗? 得看什么样的工作吧? 像我, 虽然只有高职学历, 但是不挑工作, 只要老板愿意雇我, 我就认真地做, 好像也没什么困扰嘛。

堂哥: 可是有些事情只是打工性质的, 一个小时几十块钱, 既没有发展性, 也不能自我充实, 那哪能算工作啊?

芳芳: 嘿, 你太挑剔了吧? 你到底想从工作中得到什么啊?

堂弟: (促狭) 他呀, 拜金主义者, 当然是钱啰!

堂哥: (略显腼腆) 我不否认我找工作很重视待遇, 不过我也很注意是否有更上层楼的机会。人嘛, 总是往高处爬的嘛, 你说对不对?

芳芳: 话是没错,可是总不能净想利益;我以为工作是一种服务人群的自我奉献,我们提供自己的劳力或知识,帮助他人,就是最大的收获。

堂哥:(不以为然地摇摇头) 太理想,太清高,不切实际。

芳芳: 你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呢。当然工作需要能维持我们的生计,那是最起码的条件,只是如果太在意酬劳的话,可能容易患得患失,生活就不快乐了。

堂弟:(点头赞许) 对,对,对,我的人生观就是快乐第一,外在的形式啦,条件啦,都比不上内心的快乐。不管做哪种工作,只要能让自己快乐就好了。

堂哥:(难以置信) 这样说来,你们真的认为「职业无贵贱」喽?

芳芳: 我个人是这么想,只要不违背道德良心,不犯法的工作,我一视同仁。小弟,你觉得呢?

堂弟:(抓着头思索) 嗯—这个嘛—说真格的,我可能还是会在乎别人的眼光,跟自己的面子。。。

芳芳: 欸,不偷不抢,不卖身不卖笑,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?

堂弟: 问题是一受完高等教育,再去做,呃—某些工作,不是浪费了吗?

堂哥: 对呀,我也认为有些工作不必念那么多书,就可以胜任愉快了。要是「大材小用」的话,对社会和个人来说,都是一种损失

芳芳: 我倒是觉得受高等教育只是思维的训练,跟我们做什么工作没有因果的关系;再说,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,都要继续「充电」,才能接受不同的挑战。这对社会和个人,都有好处吧。

堂弟: 我们纯粹是从经济效益的投资报酬率来看。。。

芳芳: 说到经济效益,我可以拿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做个例子:虽然我工作的起薪很低,不过这些年的职场经验跟进修训练啊,让老板很肯定我的能力,下个月我就要升为公司副理了,待遇当然也就「扶摇直上」了。

堂哥、堂弟: 哇! 恭喜! 恭喜!

伯父:(从书房出来) 芳芳,真不简单喔! 现在的老板啊,尤其是中小企业,面对多变的国际竞争,他们最怕的就是只有单一技能,却眼高手低的人。像芳芳这样,韧性大,可塑性高,又能自我砥砺的员工,才是老板的最爱。芳芳啊,恭喜你啰!

芳芳:(不好意思) 哪里,哪里,伯父您过奖了。

堂哥:(若有所思) 喔,原来如此,我得调整我求职的心态了。

堂弟: 嗯,文凭不能当饭吃,看来我也得修正我的一些观念了。

伯父: 呵呵,懂得「行行出状元」的道理啊,这书啊,总算没白念。